

新加坡华语的“星期”“礼拜”之争

林思和



《西班牙—华语字典》有关“礼拜”的词条

华人在以前的农耕社会，过的是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的生活，生活是依循年季月以及二十四节气运转，以求配合日月天候的变化。

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，带来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制度，它不但深深地影响南洋华人的时间观念，也在后来改变华人的作息习惯。

西方历法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，把第七天规定为休息日，并在这天到教堂“做礼拜”，这是受《圣经》影响的宗教文化。

华人使用的农历，原本没有“周”(星期)的观念，西方历法以七天为一周的观念，在南洋直接影响华人，可以说最先接受“周”这个观念的是南洋华人。

“礼拜”时间单位的出现

“礼拜”一词古已有之，并非外来词，从《辞源》可查到其原意：“致礼于所信仰的神佛”，最早出自于相传是汉朝班固所著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一书中：“不祭祀，但烧香礼拜。”

“如遇礼拜日，上半日市绝交易。”“礼拜”在第一例中是动词；第二例中它是动宾结构的短语，还没成为固定的复合词。

“礼拜”产生新的义项，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的时间用语，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时期。西方人到东南亚的殖民，旅居南洋的闽粤华人，借近水楼台之便，完成中西文化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初次接触。

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文献资料，出现在1620年代编辑的《西班牙—华语辞典》(Diccionario Hispanico Sincum)，这部辞典由西班牙传教士与寓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人合作完成。

这部辞典的后面部分，附录一些度量衡以及数目字和时间的用词。附录部分的编排反过来以华语作为词条，排首列的是华文词条的拉丁字母拼音，显然用的是闽南语；第二列是华文词条，第三列是

西班牙语的对应用词。

惊喜地发现，在计时用语部分出现“礼拜”各日的称谓。依次排列为：礼拜(semana i Domingo)、礼拜一(Lunes)、礼拜二(Martes)、礼拜三(Miercoles)、礼拜四(Jueves)、礼拜五(Biernes)、礼拜六(Sabado)。

最有意思的是编者加一段按语：“由于他们(华人)没有各个周日的对应名称，因此只好以数字来表达”。

吸引人注意的是，编者在“礼拜”词条下，分别列两个西班牙语对应词“semana”和“Domingo”，也就是说“礼拜”分别表达星期(week)和星期日(Sunday)这两个词义。

南洋华社接受“礼拜”的时间用语

“礼拜”成为华语的时间用语，以及“七天一个礼拜”的观念在南洋被华社接受，时间上显然早于中国200多年。

在《开吧历代史记》这部早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纪年史书中，有一段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的记录，用“上礼拜”和“礼拜三”；另外在乾隆五十三年(1788年)的记录中，出现“每逢拜三、拜六演和戏”的句子。

在印尼吧城(雅加达)华人公馆的《公案簿》中，每段记录的开首日历和农历的纪年并用，其中“礼拜X”和“拜X”并行出现，在行文当中

“洋教”和“祖先崇拜”的意识形态之争。

“礼拜”时间用语观念引入中国

今天“礼拜”已被“星期”取代，成为正式的书面语，“礼拜”则沦为民间的口语。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言文分家的问题，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在哪里？它经历哪些意识形态的纠葛？背后有哪些政治史上的含义？

要说明这个问题，得回头去看“礼拜”这个词，从南洋传入中国后，因水土不服产生的文化冲突。
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王纲解纽，人心不古，维系千年为一统的传统社会和伦理道德思想，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分崩离析。

在效法西方引进西学驱动下，为介绍新事物和新观念，大量新名词出现和引入成为必然。西方思潮的汹涌澎湃，同时也唤起中国士绅的民族主义意识。

“礼拜”这个南洋的时间用语和它涵盖的“七天一周”的观念，也在这个时期被带进中国。

1822年由传教士马礼逊编辑的《华英词典》(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)在澳门出版，其中收录两个有关“礼拜”的华语短语：“一个礼拜”和“每礼拜”。

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，“礼拜”“礼拜日”和由“礼拜”衍生的“礼拜X”不时出现在



《振南日报》1913年12月1日写着是日为“月曜日”，到了1914年1月17日“七曜”纪日法被取代，换成“星期六”

中国的文献上，比如《海国图志》(1852年)、《航海述奇》(1866年)、《游美洲日记》(1873年)、《沪游杂记》(1876年)等。

“礼拜”时间用语的替代

这时期出现在文献的“礼拜”及“礼拜”的衍生词，并不能证明中国社会已经接受“礼拜”这个观念和把它当作时间用词。它被正式当作时间用词是在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等城市陆续创办报章的时期。

新加坡在1819年由英国人开埠后，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很快地成为南洋商贾和华人移民流动的集散中心。

早期南洋华人移民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移民，只有地域的观念，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意识，他们“唐番”意识的启蒙，是在南洋与外国人的初遇；他们“唐人”身份和“唐山”观念的唤醒，是以乡土文化和乡音方言作为依附。

“每个礼拜”的解释是：“七天为一周在广州的说法”(WEEK of seven days is called in Canton)；“每礼拜”则注明是“WEEKLY”。

取得中国士绅的强力配合，逐渐取代“礼拜”成为规范用语，尽管“礼拜”在民间的使用依然存在。

直到19世纪末叶，“礼拜”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，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，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。

早年间中国朝廷流散(diaspora)海外的移民为“刁民”，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，让这些流散华人成为海外遗孤。

新教科书和新报章的出现，成为掀起这一波民族主义思潮的工具。“礼拜”和“星期”之争的战场，也从中国搬到新加坡。

这段时期新加坡出现的华文报章计有十几种之多，其言论倾向有保皇、维新、革命(亲国民党)和激进之分。这里可从各个报章更换版头“礼拜”用语，改用“星期”的时间作



《叻报》1887年8月20日写着是日“礼拜六”(下图)，到了1925年7月4日“礼拜六”换成“星期六”(上图)

为切入点，来考察新加坡这段“礼拜”与“星期”之争。1881年创刊的《叻报》，是新加坡具有首次书证的华文报章，由土生华人薛有礼创办，是一份极端保守的保皇派报章。

1890年代末，汉语旧时“星期”这个词，原指“农历七月初七日，牵牛和织女二星相会之期”。

“星期”替代“礼拜”

1906年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宣布“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”，并在用词上主张“名曰星期，并不名为礼拜”。

1911年，中华民国成立，正式宣布废除阴历，采用阳历。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，“星期”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。

直到19世纪末叶，“礼拜”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，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，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。

新加坡的“礼拜”“星期”之争

直到19世纪末叶，“礼拜”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，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，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。

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“星期”的行动，是一种和风细雨和较为被动的行为，它承自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的余绪，因此既没激起中西宗教之争的涟漪，更没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。

《爱国白话报》创刊号写着是日为“星期三”(原载4月16日《联合早报》)

为切入点，来考察新加坡这段“礼拜”与“星期”之争。

1881年创刊的《叻报》，是新加坡具有首次书证的华文报章，由土生华人薛有礼创办，是一份极端保守的保皇派报章。

1890年代末，汉语旧时“星期”这个词，原指“农历七月初七日，牵牛和织女二星相会之期”。

1906年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宣布“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”，并在用词上主张“名曰星期，并不名为礼拜”。

1911年，中华民国成立，正式宣布废除阴历，采用阳历。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，“星期”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。

直到19世纪末叶，“礼拜”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，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，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。

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“星期”的行动，是一种和风细雨和较为被动的行为，它承自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的余绪，因此既没激起中西宗教之争的涟漪，更没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。

《爱国白话报》创刊号写着是日为“星期三”(原载4月16日《联合早报》)



《爱国白话报》创刊号写着是日为“星期三”(原载4月16日《联合早报》)